

天涯诗海

劳动者素描

(组诗)



周广玲

环卫工

竹帚在凌晨四点醒来  
沙沙地丈量街道的宽度  
落叶与尘埃  
在路沿聚成小小的山丘

橘色身影在灯下浮动  
像一片未醒的朝云  
她缓慢地弯腰  
如同向城市致意

当城市睁开眼时  
只看见光洁的马路  
那个推车离去的背影  
消失在晨雾的转角

建筑工人

塔吊将太阳吊上高楼  
安全帽下,汗珠掉落  
工地上,一天又开始了  
砖块与水泥,砌着别人的家

黄昏收工,工棚灯光昏黄  
洗衣水渐渐浑浊  
鼾声盖过搅拌机轰鸣  
梦里是金黄的麦浪

城市每点亮一盏新灯  
他的身影就更高一分  
却始终躲不到  
自己的影子

乡村教师

三十八个孩子挤在三间教室  
粉笔灰悄悄爬上他的袖口  
黑板用粉笔线一分为二  
左边演算着乘法  
右边拼读着音节

在昏暗的灯光下  
作业本的边缘被映照得发亮  
月光爬上教案本的空白处  
明天要讲《背影》的段落旁

张宏宇

外卖骑手

在红绿灯转换的间隙  
穿过马路  
他默数着不断上升的楼层  
汗珠在手机屏幕上绽放

楼梯吞没了整个下午  
门铃声划破浓浓的暮色  
塑料袋里升腾的热气  
如晚霞漫过窗台

雨衣裹挟着整场雨水  
车灯扫过湿漉漉的街道  
订单编号一个个熄灭  
有人正拆开他奔波的痕迹

护士

凌晨三点,走廊的灯还亮着  
她推开病房的门,脚步很轻  
老人的被子垂在床边  
她弯下腰,仔细地掖好

量血压时  
她先把听诊器在掌心捂热  
窗外有风声  
但吹不进这间屋子

姑娘,你像我家孙女  
她笑了笑  
把药片放在床头  
倒了半杯水递过去

天快亮的时候  
她又去查看那个发热的孩子  
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门时  
身后亮起了一盏昏黄的小夜灯

冰心在散文《五月一号》中写道,她看到孩子欢呼跳跃,便拷问自己,何必不快乐呢?

文中,还提及了理想国、乌托邦,以及她与挚友说的心里话——所想和所说的,其实与五月一日并无关系,可是她欣然写道,“今天是五月一号,我要诚实地承受造物者和人的意旨,奔向自己认定的前途,立志从今日起,担起这责任来,开始劳动。”五月一日是劳动节,对冰心来说,是有特定人生意义的。

五月一日,在冰心眼里的人本情怀,是安身立命,那是做人的本分。这个节日的世界性意义,是劳动,在劳动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那是身为人类一己的快乐,也是人类意义上的真正收获。

有人说,五月是红色的,有“红五月”之称,那红色就是激情,也是快乐的感恩时光,“端午节”是喧腾的人文芬芳。有位朋友说得更幽默,他说快乐五月,那5月2日是他结婚纪念日,5月6日是爱人于女儿的生日,5月8日又是他的生日,5月10是他父亲生日,母亲的生日又在5月18日。他说,五月真甜蜜呀,凑巧一家人的生日,都赶在了五月,那是命定的,也是醇香的。



时光荏苒

劳动的「文艺范」

吕天逸



田间的劳动者。蒙海龙 作

有趣说说

宋人的“外卖”烟火

郭锦宇

“店家,来碗热羹,送到府上来!”一句寻常的“索唤”,正是千年来宋人的外卖时间。若以为外卖是当代都市独有的便捷,便小看了宋人对生活的用心与热爱。在宋代,一只提盒,一趟奔走就是他们最鲜活日常。

宋人爱点外卖,从《东京梦华录》的字里行间便可以看出:“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很多做生意的人家因为忙碌或懒于做饭,家里不储备蔬菜,直接唤店家送餐,街头的脚店、正店,皆有专事送餐的伙计。《清明上河图》里的那位小二,左手端着两个食盒,右手拿着筷子,正是送外卖的小哥,宋人称之为“闲汉”。

宋代的酒肆提供预约送餐和VIP专人专送的服务,甚至还有水上外卖船。在《梦粱录》中曾有记载:“撑船买卖羹汤、时果、酒水、菜蔬、鸡鸭、海螺……及点茶,供茶果。”街市买卖昼夜不绝,即便是深夜,依旧有店家候着食客的吩咐,就连宫墙之内的帝王也不落俗套。宋孝宗在晚上看完花灯后,夜半腹饥,揉着肚子对内侍笑道:“御膳吃着寡淡,去把南瓦张家圆子和李婆婆羹唤来!”不过片刻,热乎的网红外卖便摆至御前。

元代张雨曾写道:“光尧内禅罢言兵,几番御舟湖上行。东家邻舍宋大嫂,就船犹得进鱼羹。”这是宋高宗游西湖时,倚着船栏嗅见岸边香气,就偏爱点“宋五嫂鱼羹”。不必登岸,便有舟子将热气腾腾的鱼羹送至御前。宋嫂鱼羹经过高宗的“御赏”,一下子变成了当时的“网红美食”。如此看来,帝王也贪恋市井外卖,无关

尊卑,只为一口心头好。

文人墨客也玩转了外卖。陆游在汴京游览时,因疲倦在街头茶馆歇息,不料腹中饥饿,想喝碗羊肉汤。茶馆无此美食,他便唤了一名“闲汉”送来一份鲜美的羊肉汤和几块烙饼。而苏轼给出的“饱得自家君莫管”的五星好评——“烧猪”,就是他最爱的外卖单品之一。他邀请朋友到家中聚餐,尽管自己厨艺精湛,有时为了“省事”,便会选择叫外卖。林景熙笔下“小船篱外卖溪鱼”,渔家摇着小舟,将最新鲜的溪鱼送至篱下,则如同现在的生鲜外卖,带着水乡的清鲜,叩响寻常人家的门扉。

达官贵人的宴席,更是外卖的主场。丰乐楼、樊楼名满天下,皆可承接外送。酒楼考究的漆器多层提盒分装菜品,热菜与汤品分隔。为了给饭菜保温,古人还发明了“温盘”。上下两层陶瓷,使用时向中间注入热水,确保送到府上依旧热气腾腾。

市井百姓点外卖,简单却充满烟火气。小食铺、面食店沿街铺开,伙计提着竹制食盒穿梭街巷,把烧饼、热面、小菜稳稳送到家。最让人羡慕的,还得是苏州女子,有时偷懒不想做饭,饿了就开窗冲街边喊一嗓子:“小二,点菜”,然后从窗口顺一个竹筐,把食物吊上去,连楼都不下。南宋《三径野录》中就描写过:“吴中妇女骄惰,皆不肯入庖厨,饥则隔窗索唤,市食盈筐,至不下楼。”

千年前的宋时风,拂过汴河的垂柳,掠过临安烟雨,他们没有现代的科技,没有便捷的APP,却早已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

光阴故事

砍柴小悟

刘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矿山山坳是我小学时的生活天地,那时“知识与劳动结合”是学校的特色。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便在琅琅书声之余,时常踩着晨露走上砍柴的路,既响应号召,也为家里添一捆柴草。漫山草木,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课堂,也在我成长的骨血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山是慷慨的,除腹中的矿,还有蓬松柔软漫山遍野的柴草。砍柴本不算难事,可初次握镰的我,站在草丛前,看着满目的绿意,竟一时不知从何下手。看似柔软的柴草将我握镰的手磨得发烫,没一会儿就鼓起了血泡;荆棘横生,稍不注意手臂、手背就被划出细密的伤口,渗出血珠,混着泥土粘在伤口上,火辣辣地痛。

最难的是打捆。我笨手笨脚,草绳松垮垮绕了几圈,挑在肩上走不开半里路,草捆便“哗啦”一声散开,柴草滚得满地都是。好在身边同学格外耐心,手把手地教我:先把柴草顺起,用草绳从中间勒紧,再绕着捆身缠三圈,最后打个结实的活结。我练了无数次,每次失败后的重来,都让我多了份笃定。

等终于捆好柴草,扛起沉甸甸的担子,我总会长长舒一口气,走到山坳或山坳的开阔处,山风拂过脸颊,吹散了汗水与疲惫。极目远眺,蜿蜒曲折的小路,层层叠叠的山林,都在眼前舒展。那一刻心旷神怡,仿佛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眼前风景。

挑柴上山,担子压肩沉甸甸,脊背微弯摇晃晃,每走几步就要停下

变化,讲有新意的故事,让阿信给他们做评委、论胜负。他俩还说,谁未胜出,就在蟠桃园请客,大家一起背诵诗歌、讲笑话,做捉鱼和小兔拔萝卜的游戏,当小司机过障碍、钻山洞,还要在海豚酒家喝菌汤和冬瓜丸子汤。阿信乐呵呵地说,玩得真开心。

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我想季候上的五月,不冷不热,气候很好,就像他单纯善良的温暖笑脸。我还想到,曾听过一首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那歌的音调舒畅,旋律轻松,歌词里唱到了“想变成透明的颜色”,还有“梦或痛”“驱壳”“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不爱了”“这世界笑了”“于是你合群的一起笑了”。那笑,就是快乐,就像五月天的透明颜色,人人脱得单薄衣裳,看着花红草绿,莺歌燕舞,风景旖旎,在温暖明媚的时光里,那油菜成熟,鸟儿啾啾,天地间只剩下了,简单幸福的快乐。

少年时的我,在五月收到父亲送给我的一只口琴,那可是我生平拥有的第一件乐器,是我走进音乐大门的生命之源。那音乐梦,从此在我内心浮动,像快乐的五月天气,让我内心欣喜若狂。后来,我用口琴,吹出了这么多快乐旋律,我在《喜洋洋》里乐不思蜀,在《金蛇狂舞》里张牙舞爪,在《燕南飞》里傻乎乎地泪流满面。我想,“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我就是那石榴花,在五月盛开,长成了稚嫩的处世情怀。

劳动成语意蕴悠长。像“勤能补拙”,意思是勤劳可补先天不足;“任劳任怨”,说的是劳动者不计回报、默默付出的品格;“挥汗如雨”,劳作时的鲜活场景,让人仿佛看见劳动者辛勤耕耘的模样;“躬耕乐道”,写出了躬身劳作、自得其乐的心境。还有诸如“勤勤恳恳”“废寝忘食”“自力更生”“爱岗敬业”等等,这些成语,不仅字字珠玑,还满满的正能量。

劳动歇后语诙谐幽默,将劳动中的常见事物、典型场景与生活哲理巧妙融合。“农人背筐——全是收成”,以农耕劳作的日常物件为喻,传递出劳动收获的喜悦之情;“磨刀不误砍柴工——事半功倍”,以砍柴前先磨刀的习惯,诠释“做好准备、高效劳作”的真谛;“纤夫拉纤——齐心协力”,彰显劳动中团结协作的力量。还有“农夫插秧——一行一行来”“挑担子赶路——脚踏实地”“土里刨食——吃苦耐劳”等等。

千百年来,劳动从来不是枯燥的辛劳,更是藏着诗意与智慧的修行,愿我们在躬身劳作中,读懂这份独有的“文艺范”。

深夜,最后一单,一包烟、一瓶矿泉水,下单备注写着:“辛苦了,不着急,注意安全。”

回到租住的小区,已是午夜。他锁好车,褪下蓝色的工装,也仿佛卸下了整天穿梭带来的各种生活的气息与重量。他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在“咔哒”一声轻响中,他无声地笑了。原来,他摆渡着整座城市的饥饿、病痛、悲喜与期盼,而这座永不眠息的城市,也在以它无数个具体的、微小的需求,日复一日地,摆渡着他,让他在这浩瀚海里,拥有了清晰的坐标、恒定的航线,以及一份被需要的、沉甸甸的实在。这或许就是劳动,最深情的定义。

砍柴的路上,我收获的远不止一捆柴草。我学会了虚心求教,不再固执己见,懂得了他人的帮助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光;我认识了无数种柴草野树,那些来自自然的知识,远比课本上的文字更鲜活;我尝试过许多如今早已难觅踪迹的野果,酸甜的汁水在舌尖散开,是童年最纯粹的滋味。

砍柴时光让我读懂了“辛苦”二字,知晓每一棵柴草、每株野树的生长规律,体会到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更明白了好生活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拥有的。爸爸摸着我的头,眼里满是欣慰:“儿子,你长高了,劳动还真管用。”那时的我隐约明白,在山上洒下的汗水,手上的茧子,被扁担压过的肩膀,都在悄悄改变着我。后来我才懂得,人的身骨做皮,寒暑假还把他送去军训和农村生活。工作后的他曾对我

说,人最重要的是能融入自然,自己的事情能自己做。

偶然遇到幼时一起砍柴的同学,谈起那段日子依然津津乐道,笑声里满是怀念。如今再回首那段砍柴岁月,我才有了真正的体味。砍柴,砍的是草木,练的是心性;担的是柴草,扛的是责任。手上的茧,是成长的勋章;磨破的肩,是意志的盔甲。那些在矿山山坳洒下的汗水,那些与伙伴们并肩砍柴的时光,早已融入了我的骨血,成为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它提醒我,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来路的艰辛;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住吃苦耐劳的初心,脚踏实地,行稳致远。

——担柴草,一生风骨;一段岁月,一初心。

穿梭城市的「摆渡人」

郝兴燕

晨光尚未完全浸透楼宇的缝隙,他准时出现在街角。那辆电动车的蓝,是城市地图上一个移动的坐标点。后备箱里,早餐的粥饭在保温袋里轻轻晃荡,散发出入间最朴素的暖意。他是外卖员小陈,这座城市里无数“摆渡人”中的一个。

上午十点,咖啡馆的焦香透过纸袋弥漫。他穿过梧桐新绿街道,将一杯加了双份糖的拿铁送到写字楼十七层。开门的女孩眼下有淡淡的青,接过咖啡对他露出一个疲惫而真诚的笑:“谢谢,救急了。”

正午的日头最烈。塑料头盔下,汗水顺着鬓角滑落,在后颈汇成一条痒痒的小溪。车把手上挂着的塑料袋里,装着三份不同的午餐:一份健身餐,鸡胸肉西兰花搭配糙米饭;一份是重油重辣的川菜,隔着盒子都能闻到热烈的香气;还有一份是儿童套餐。他精准地计算着路线,在拥堵的车流里灵活穿行,像一尾识途的银鱼。他是饥与饱的“摆渡人”,是无数种生活滋味的中转站。

黄昏时分,订单里出现药。一盒头孢,一板布洛芬,一瓶枇杷露。药店白色的灯光,照着他仔细核对药名与地址的脸。他骑得比平时更稳,生怕一点颠簸惊扰了那些等待被安抚的病痛。那一刻,他摆渡的,是健康,是安心,是一个陌生人对另一个陌生人毫无保留的托付。

华灯初上,城市换上另一种喧嚣。订单变得轻盈:一束包在雾面纸里的香槟玫瑰,一盒点缀着草莓的奶油蛋糕,一瓶需要冰镇的白葡萄酒。他赶往那些亮着温馨灯光的窗户,去往那些即将发生欢笑、祝福与爱语的门口。此时他是仪式与心意的“摆渡人”。

深夜,最后一单,一包烟、一瓶矿泉水,下单备注写着:“辛苦了,不着急,注意安全。”

回到租住的小区,已是午夜。他锁好车,褪下蓝色的工装,也仿佛卸下了整天穿梭带来的各种生活的气息与重量。他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在“咔哒”一声轻响中,他无声地笑了。原来,他摆渡着整座城市的饥饿、病痛、悲喜与期盼,而这座永不眠息的城市,也在以它无数个具体的、微小的需求,日复一日地,摆渡着他,让他在这浩瀚海里,拥有了清晰的坐标、恒定的航线,以及一份被需要的、沉甸甸的实在。这或许就是劳动,最深情的定义。

说,人最重要的是能融入自然,自己的事情能自己做。

偶然遇到幼时一起砍柴的同学,谈起那段日子依然津津乐道,笑声里满是怀念。如今再回首那段砍柴岁月,我才有了真正的体味。砍柴,砍的是草木,练的是心性;担的是柴草,扛的是责任。手上的茧,是成长的勋章;磨破的肩,是意志的盔甲。那些在矿山山坳洒下的汗水,那些与伙伴们并肩砍柴的时光,早已融入了我的骨血,成为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它提醒我,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来路的艰辛;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住吃苦耐劳的初心,脚踏实地,行稳致远。

——担柴草,一生风骨;一段岁月,一初心。